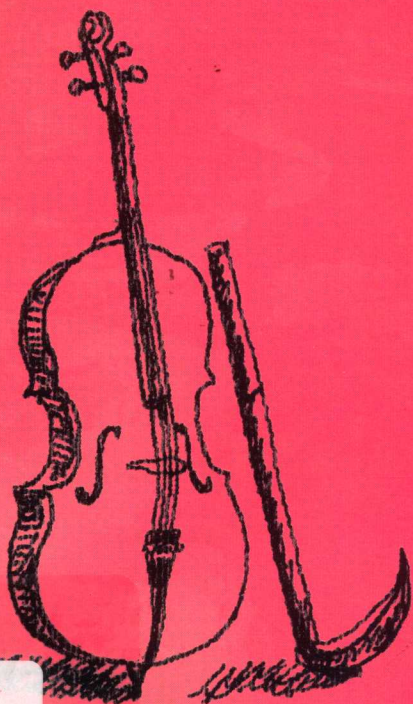


死亡间歇

[葡萄牙] 若泽·萨拉马戈 著 符辰希 译

AS INTERMITÊNCIAS DA MORTE

José Saramago



作家出版社

死亡间歇

[葡萄牙] 若泽·萨拉马戈 著 符辰希 译

AS INTERMITÊNCIAS DA MORTE

José Saramago

作家出版社

(京权)图字: 01-2017-606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死亡间歇 / (葡)若泽·萨拉马戈著; 符辰希译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8. 6

ISBN 978-7-5063-9781-0

I. ①死… II. ①若… ②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葡萄牙 - 现代
IV. ①I55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80035号

AS INTERMITÊNCIAS DA MORTE by José Saramago

Copyright © José Saramago & Editorial Caminho, SA, Lisboa - 2005

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erarische Agentur Mertin Inh.

Nicole Witt e.K., Frankfurt, Germany

Through Bardon - Chinese Media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

2018 by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死亡间歇

作者: [葡萄牙] 若泽·萨拉马戈

译者: 符辰希

责任编辑: 赵超

装帧设计: 王晶华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数: 134千

印张: 5.625

版次: 2018年6月第1版

印次: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781-0

定价: 39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献给皮拉尔，我的家

我们将知道得越来越少，做人意味着什么。

——《预言之书》

比如当你更深入地思考死亡，如果你没有就此发现新的形象、新的语言界限，那实在不正常。

——维特根斯坦

1

第二天，没有人死去。此事实有违常理，所以给许多灵魂带来了极大的困扰，从任何角度而言，这种影响都可以理解，只消想想，煌煌四十卷全球史，从未记载过类似的现象，一个例子也找不到，一整天过去，二十四小时的挥霍，白昼黑夜，日出日落，没有一场抱病而终，没有一回失足坠亡，没有一桩成功自杀，没有，什么也没有。节假日里，总有人因为不负责任的逍遥和摄取无度的酒精在路上互相挑衅，看谁头一个抵达死亡，可是并没有司空见惯的车祸死亡。跨年的欢庆没有像往常一样，在其身后留下一串灭顶之灾，仿佛长着一嘴龅牙的老阿特洛波斯^①决定将她的剪刀藏起一天。不过，流血是有的，而且不少。

消防队员们困惑错愕，惶惶不安，强忍着恶心从一堆残骸中拖出血肉模糊的人体，根据撞击的数理运算，他们是必死无疑了，可是，无论事故多么严重，创伤多么痛苦，他们仍然活着，一路伴随着救护车刺耳的警报声被送往医院。他们不会死在半路途中，并且

① 阿特洛波斯，希腊神话中命运三女神之一，职责是剪断人的生命线，所以常被描绘成一位拿着剪刀的老妇人。——译注（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注）

将推翻最悲观的诊断，这个倒霉鬼没救了，不用浪费时间给他动手术，外科医生边整了整口罩边对护士说。

如果早发生一天，这个可怜人的确无可救药了，可事实很清楚，受伤者拒绝死去。这里如此，全国皆然。旧年最后一天的半夜十二点前，人们仍然接受死亡，无论在生命结束这个根本问题上，还是在临死一刻选择结束的方式上，虽然体面、庄重的程度不一，却都还循规蹈矩，依例而行。有一桩事例尤为有趣，有趣是因为故事的主角特殊，乃是德高望重的王太后。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二十三点五十九分，没有人会幼稚到为太后陛下的存活赌上哪怕一根烧过的火柴棍。希望殆尽，医生在无情的医学铁证前缴械投降，王室成员按等级次序环立床边，无奈地等待着女族长咽下最后一口气，可能还会有只言片语的遗训，或许是一句意义深长的临终教诲，劝勉亲爱的王子王孙修养德行，或许是一句漂亮的回文，送给未来健忘的臣民。然后，时间仿佛停止了，什么也没发生。太后的病情没有好转也没有恶化，原处暂停，虚弱的身体悬于生死边缘，看上去时刻摇摇欲坠，死亡，也只可能是死亡，不知出于怎样的古怪任性，仍然攥着她不放，只有一线游丝连接着生命这头。现在已经跨入了第二天，正如故事开头所说，今天没有人会死。

时近傍晚，已经有传言开始散播，从新年开始，准确地说是一月一日凌晨零点，全国没有一例死亡报告。可以推想，这则传言或许源于奄奄一息的太后对死亡做出的惊人反抗，但事实上，宫廷新闻办公室在当日的常规医疗报告中，不仅向媒体透露太后的病情在夜间整体好转，甚至措辞小心地暗示，或是让人以为，太后的宝贵风体有希望彻底康复。乍看之下，自然会想到，传言可能是从某家殡仪馆流出的：看来没人想在新年第一天死去；或是出自一家医院：二十七床的那个家伙不死也不活；或是出自交警部门的新闻发

言人：这的确是个谜，路上出了那么多车祸，却没有一例死亡以儆效尤。风言风语的最初源头不得而知，虽然这与此后发生的事相比显得无足轻重，但传言还是见诸于报纸、广播和电视，并且让所有的编辑、助理和总编立刻竖起了耳朵，他们不仅善于老远就嗅出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，而且在夸大其词方面也训练有素。不消一会儿，路上就冒出了几十个调查记者，随便逮到张三李四就盘问一通，与此同时，编辑部也炸锅了，电话机组以相同的探究热情震动个不停。他们打电话给医院、红十字会、太平间、殡仪馆、警局，打给所有这些，秘密情报局除外，原因不难理解，但所有的答复都简洁明了，如出一辙，没有死人。一个年轻的电视台女记者比较走运，她采访到一位路人，他一会儿看着女记者，一会儿看着镜头，其讲述的亲身经历简直就是太后陛下的翻版，当时正是半夜十二点，他说，我爷爷眼看就要走了，可就在钟楼敲响最后一下之前，他突然睁开了眼睛，好像后悔刚要迈出的那一步，他没有死。女记者兴奋至极，完全不顾被访者的反对与哀求，啊女士，求你了，不行，我得去药店，爷爷还等着我买的药呢，她一把将他推进采访车里，来，跟我来，你爷爷不需要什么药了，她高喊道，并让司机火速开往演播室，此时此刻，演播室里正有三位专家准备就这一奇异现象展开讨论，具体说，是两位显赫的巫师和一位著名的预言家，他们被匆匆召来对这一异象进行分析、发表意见，已经开始有些百无禁忌的幽默人士称其为死亡罢工。自信的女记者带着极大的幻觉在工作，她按字面意思理解了被访者的话：垂死者反悔即将迈出的一步，也就是死亡、去世、翘辫子，于是决定返回。那个幸福的孙子说的是，垂死者好像后悔了似的，这跟一句简单粗暴的垂死者反悔了有着天差地别。一点基本的句法知识和对动词时态的起码了解，足以避免这样的错误，这个可怜的女孩儿也不至被上级训斥得面红耳赤，无地自

容。但是，无论领导还是记者都没有想到，被访者在直播中复述了这句话并在当天的晚间新闻里重播后，数以百万的观众产生了同样的误解，在不久的将来，这会造成令人不安的后果，一场运动应运而生，参与的民众坚定相信，仅仅通过意志力的作用，死亡是可以战胜的，所以，先前的祖祖辈辈枉然离世，都可被诟病为意志力薄弱。事态并未就此打住。鉴于人们无需做出什么明显的努力也照样不死，另一项群众运动接踵而至，该运动的蓝图更加雄伟，它宣告，人类自古以来长生不老、逍遥尘世的美梦，已变为人人可享的福利，就像每天的日出与呼吸的空气一样。虽说两派势力要争取同一拨选民，在某一点上双方达成了一致，他们同意提名那位勇敢的老战士当荣誉主席，作为杰出的先行者，他在至关重要的一刻挑战并击败了死亡。众所周知，没人真会在意，从各项指标来看，这位可怜的爷爷陷于不可逆的深度昏迷之中。

用危机一词形容我们讲述的这些离奇事件也许并不恰当，因为这样的生存状态得益于死亡的缺席，称它为危机是荒谬、冒失、不合常理的，但是，我们可以理解，为什么一些汲汲于知情权的公民在思考、自问并互相质询，政府究竟怎么了，迄今为止，它还没有显示出任何生命迹象。实际上，卫生部长在两场会议短暂的间歇期曾接受过问询，他向记者解释说，鉴于目前掌握信息不足，任何官方结论都必然为时尚早，我们正在搜集全国各地送来的讯息，他补充道，确实没有任何死亡报告，但是不难设想，我们与大家一样措手不及，对于这一现象的起因与其当下和长远的影响，我们尚无法做出任何表态。他本可以到此为止的，由于事态艰难，答成这样就该谢天谢地了，但是，众所周知，人有一种冲动，总想让别人事无巨细对一切感到放心，无论如何都要把他们稳在羊圈里，这种倾向

对于政客，尤其是政府官员，即便称不上是自动行为、机械动作，也可以说是第二天性，这让卫生部长以最糟糕的方式结束了对话：作为医疗卫生部门的负责人，我可以向每一位听众保证，绝无任何理由值得恐慌；如果我对刚才的话没有理解错，一位记者尽量不让语气显得过于讽刺，在部长先生您看来，没有人死去并不值得恐慌；正是，尽管不是原话，我说的是这个意思；部长先生，容我提醒您，昨天还有人死去，没有任何人认为这是值得恐慌的；当然，死亡是常规，仅当死亡翻倍增加时才令人警觉，比如一场战争、一次瘟疫；就是说，超出常规的时候；可以这么说；但是，现在没有人会死，这时候您却呼吁大家不要恐慌，您不觉得这至少有点自相矛盾吗；都是习惯的力量，我承认，恐慌一词不太适用于目前的状况；部长先生，那您认为该换个什么词呢？我这么问是因为，我希望自己能做个有良知的记者，所以用词总是力求准确。面对记者的不依不饶，部长略微有些恼火，冷冷地回答说，不是一个词，而是四个；哪四个，部长先生；不要妄生虚假的希望。毫无疑问，这可以给第二天的报纸头条提供一个很好又忠实的标题，不过，编辑与总编商量后认为不妥，从商业角度而言，也不该给民众的热情泼这桶冷水。就用以往的标题，“新年新生命”，他说。

夜里晚些时候，官方公报终于发布了，首相证实，自新年开始，全国无一死亡记录，希望大家在对这一奇特状况进行评价、解读时，能够做到适度、负责，他提醒民众，不应排除纯属巧合的可能性，这也许只是一次偶然的宇宙突变，不会持续，或是阴差阳错，一系列巧合共同作用，打破了时空平衡，但是，无论如何，政府已开始同相关国际组织进行探索性讨论，以使政府能够采取最为有效、合宜的措施。这些含糊的伪科学言辞，正因为令人费解，说出来才

能镇住笼罩全国上下的骚动，首相最后保证道，政府已就人类所能设想的一切后果做好准备，如果这些可以预见的情形终将坐实的话，对于死亡彻底消失所必然带来的社会、经济、政治、伦理问题，在全国民众必不可少的支持下，政府都决心勇敢面对。我们将接受肉体不死的挑战，他语气激动地高呼，如果上帝的旨意如此，是我们在祷告中永远要感谢的恩主，选择了这个国家良善的人民来作祂的工具。这就是说，首相念完公报后想道，我们惹上了麻烦，绳索已经套上脖子了。他无法想象，脖套最终会卡得多紧。不到半个小时，首相就在送他回家的官方用车上接到了红衣主教电话：打电话来是想告诉您，我深感震惊；我也是，主教大人，形势相当严重，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；我说的不是这个；那您说的是什么，主教大人；非常遗憾，在我刚才听到的公告里，首相先生您竟然遗忘了我们神圣信仰的根基、主梁、房角石和楔石；抱歉，主教大人，我恐怕不能理解您在说什么；首相先生，请您听好，没有死亡也就没有复活，没有复活也就没有教会；见鬼；我没听清您说什么，能重复一下吗；我没说话，主教大人，可能是大气电荷或者静电的干扰，也有可能是接收的问题，卫星信号有时会中断，主教大人您刚才说到哪儿了；我是说，每一个天主教徒，包括你在内，都必须清楚，没有复活就没有教会，而且，你脑子里怎么会有上帝自我终结的想法，这绝对是一种渎神言论，最恶劣的那种；主教大人，我没有说上帝要终结自己；这的确不是您的原话，但是您承认说，肉体不死可能是上帝的意愿，一个人不需要在逻辑神学上拿到博士，也能从您的话推导出这个意思；主教大人，请相信我，这句话不过是为了打动听众，让演讲有个漂亮的结尾，仅此而已，您很清楚，政治有时需要这样；教会也有这个需要，首相先生，不过开口之前，我们

总要斟酌字句，不能为了说话而说话，我们要计算长远的后果，说得形象点，我们的专业是弹道学；我现在非常歉疚，主教大人；换作是我，也会有同感。红衣主教停顿了一会儿，仿佛在估算炮弹落地的时间，然后换了种更加轻柔、诚恳的语气，继续说下去，我想知道，首相先生您向媒体宣读公告之前，是否知会过国王陛下；自然是要的，主教大人，此事极需小心；国王陛下说了什么，如果不是国家机密的话；他觉得不错；读完后，陛下有什么评价吗；好极了；什么好极了；陛下就是这么说的，好极了；也就是说，陛下也读神了；这事我无法做任何推断，主教大人，管好我自己的错误已经够难了；我会和陛下谈谈的，提醒他在如此迷惑复杂的境况中，唯有忠诚不渝地谨遵我慈母圣教会^①所验证的诸项教义，才能解救我国于即将降临的混乱；主教大人英明决断，这是您职责所在；是的，我还要问问国王陛下，他倾向哪种情况，是眼睁睁看着太后痛苦地躺卧在病榻上，永远也起不来，污秽的肉体可耻地牵绊住灵魂，还是愿意看到她死去，但是在天国那永恒、光辉的荣耀里战胜死亡；任何人都会毫不犹豫地给出答案；是的，可与你所想的的不同，首相先生，比起答案，我更在乎问题，注意到没有，我们问的问题，往往既有一个表面的目的，又有一个隐藏的意图，我们问这些问题，不仅是要让对方当下给出答案，一个我们想让对方听到自己亲口说出的答案，也是在为以后所要的答案铺路；政治也差不多，主教大人；是的，不过教会的优势在于，我们控制了高处的，也就掌管了低处的，尽管有时候看起来并非这样。又是片刻的停顿，然后被首相打破，我快到家了，主教大人，但是，如果可以，请允许我问您

^① 慈母圣教会，罗马天主教常如此指称教会，因为教会的职责在于养育信徒、保护信徒。

一个简短的问题；请说；如果永远不再有人死，教会将怎么办；即便对于死亡来说，永远也是个太长的时间，首相先生；我觉得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主教大人；我把问题还给你，如果永远不再有人死，国家会怎么办；国家会尽力生存下来，虽然我怀疑能否成功，不过教会；首相先生，教会太习惯于永恒的答案了，我都无法设想教会给出别的答案；即便与现实相抵触；从古至今，我们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抵触现实，这不，我们仍在这里；教皇会怎么说；愿上帝原谅我愚蠢的妄想，如果我是教皇，我会立即发布一个新的理论，死亡延迟理论；没有更多的解释吗；从来没有人要求教会解释过什么，除了弹道计算，我们还有一个专长，就是通过信仰抚平好奇的精神；晚安，主教大人，明天见；上帝保佑，首相先生，上帝保佑的话；以眼下的情况，上帝也没什么选择可阻止我们明天见；别忘了，首相先生，这个国家的边境之外，人们仍然照常死去，这是个很好的信号；角度的问题，主教大人，也许外面的人现在把我们看作一片绿洲，一座花园，一处新的天堂；或是新的地狱，如果他们足够明智的话；晚安了，主教大人，祝您睡得安稳，补足精神；晚安，首相先生，如果死亡决定今晚回来，我希望它不会想起去拜访您；如果正义在世上不只是一个空泛的词语，太后陛下应该走在我前面；我承诺，明天不会向国王陛下告发您；多谢了，主教大人；晚安；晚安。

凌晨三点，红衣主教急性阑尾炎发作，需要立即手术，被匆匆送往医院。注射下那管麻醉剂之前，在即将完全失去意识的短短一瞬，像其他许多人一样，主教想到自己可能在手术中死去，但随后又记起，现在死是不可能的了，末了，在清醒时刻的最后一闪念，主教脑海中闪过一个想法，不管现实种种，如果他真的死了，就非

常矛盾地意味着，自己战胜了死亡。一股强烈的牺牲欲涌上心头，主教正要祈求上帝杀死自己，可时间已不容他遣词造句。麻药让他免于一次严重的渎神，因为他想把死亡的权柄转移到一个以给予生命而著称的神明身上。

2

之前提到的标题“新年新生命”，当即遭到了诸多同行的冷嘲热讽，他们从自己的主撰稿人那里汲取灵感，拟出各式各样满有看点的标题来，有的夸张，有的抒情，有的充满哲思或暗藏玄秘，还有的天真得令人感动，比如某份相当流行的报纸，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沾沾自喜，“如今我们将成为什么”，句子末尾加了个浮夸的巨大问号，“新年新生命”虽然俗不可耐，但还是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响，或是出于天性或是因为教育，这些人最喜欢一种近乎实用的乐观主义所带来的踏实感，即便他们有理由怀疑，这不过是纯粹而短暂的表象。直到这些困惑的日子，人们始终生活在所能想象的最好的世界里，他们欣喜地发现，真正最为美好的事情正在发生，它已经来到了千家万户的门口，这是多么独特而美妙的生命，再也不用每天对命运女神嘎吱作响的剪刀心怀恐惧，在这生养了我们的祖国，我们得以长生不死，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困扰，人人都可白白得到，不用在死亡的一刻才打开密封的信，你上天堂，你进炼狱，你下地狱，曾几何时，多少人在那叫做尘世的泪谷中是至亲同伴，在这死亡的岔路口却要分道扬镳，宿命各异。正因如此，那些小心谨慎、

犹疑不定的刊物，以及类似的电视、广播，全都别无选择，群体狂欢的浪潮席卷了东西南北，他们只得加入其中，怯懦的心灵焕然一新，桑那托斯^①长长的阴影被拖出视线之外。时日推移，悲观或怀疑论者看到的确没有人死去，于是也加入到民众的大潮^②中来，开始零星几个，后来成群结队，他们抓住一切机会走上街头，高声欢呼，大喊道，现在，没错，人生是美丽的。

某天，一位守寡不久的女士，想到自己永远不会死，因而再也不会遇见哀悼的亡夫，虽略感悲痛，但新鲜的喜悦仍然充溢了她的生命，她不知如何表达，却想到在自家餐厅种满鲜花的阳台上挂起一面国旗。我们通常管这叫说做就做。不到四十八小时，全国都掀起了悬挂国旗的热潮，国旗的色彩与标志占据了所有的风景，当然，得益于许许多多的阳台和窗户，城里的视觉效果比乡村更加明显。这股爱国狂热简直无法抗拒，特别是某些不知从何而来的言论开始夹杂其中的时候，这些宣言即便说不上略带威胁，也可以说是令人担忧，例如，“谁不将这永生的旗帜挂在窗外，他就不配活着”，“不把国旗摆在显眼处的人，定是将自己出卖给了死亡”，“加入我们，热爱祖国，买面国旗”，“再买一面”，“再多买一面”，“打倒一切生命的仇敌，他们该庆幸，如今不再有死亡”。大街小巷真的变成了旗帜飞舞的集会，旌旗迎风招展，没有风时，一个巧妙放置的电扇也可以吹动旗面，如果电扇功率不够，不足以让国旗雄风尽展，让劈啪作响的旗声鼓舞起我们的尚武精神，至少它也让祖国的色彩光荣地飘扬起来。有一小撮人私下里嘀嘀咕咕，说这太过夸张，不合时宜，那么多旗子迟早都得撤下，我们要撤得越早越好，因为这就好

① 桑那托斯，希腊神话中资格最老的死神，冥王哈迪斯的首席武士，睡神许普诺斯的孪生兄弟。

② 原文为拉丁文。